

古玩恩仇

赵群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WENYICHUBANSHE



古玩恩仇

赵群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WENYI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玩恩仇 / 赵群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6-2849-6

I. 古…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69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0 字数 15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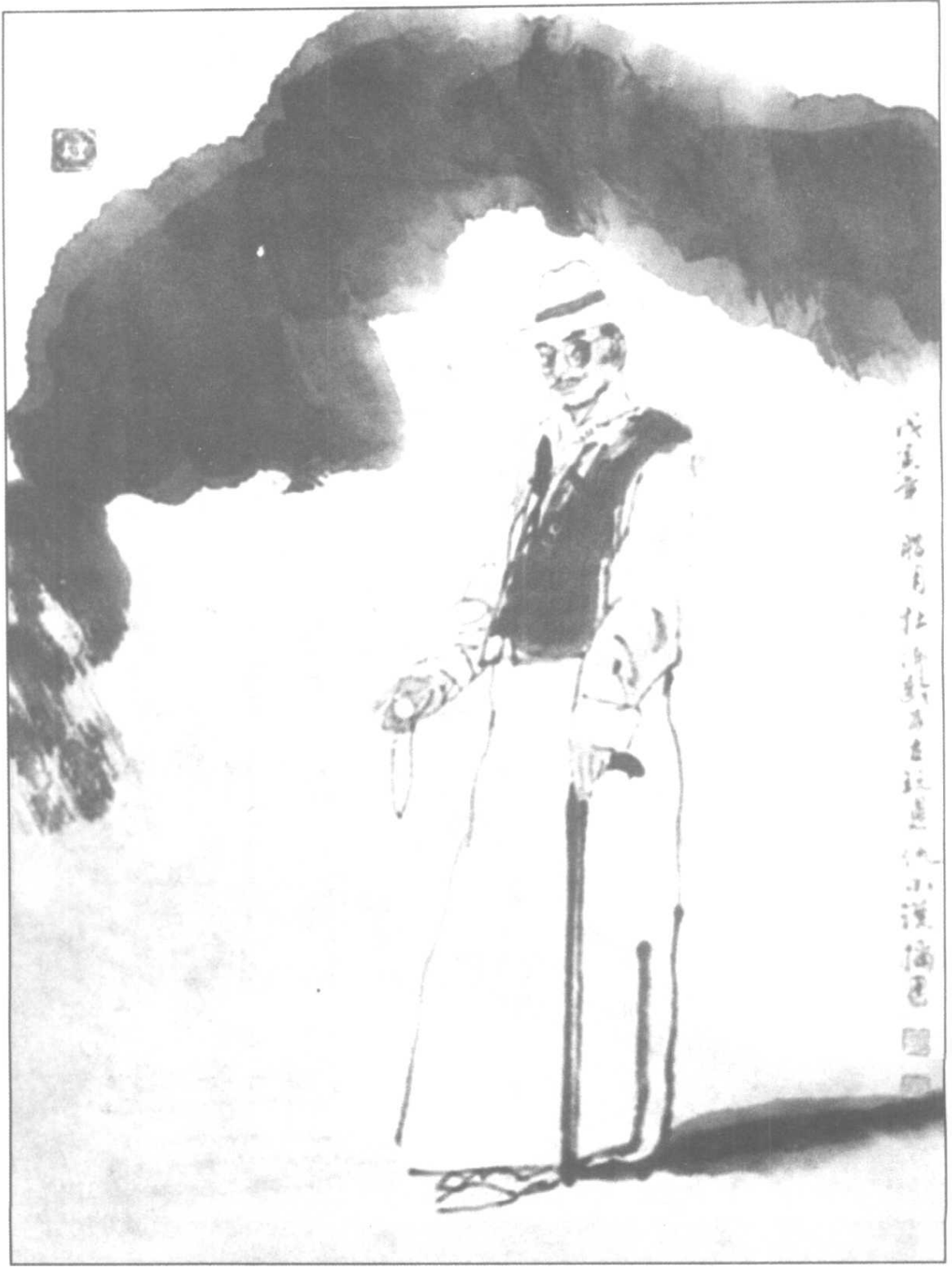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5.00 元



FWS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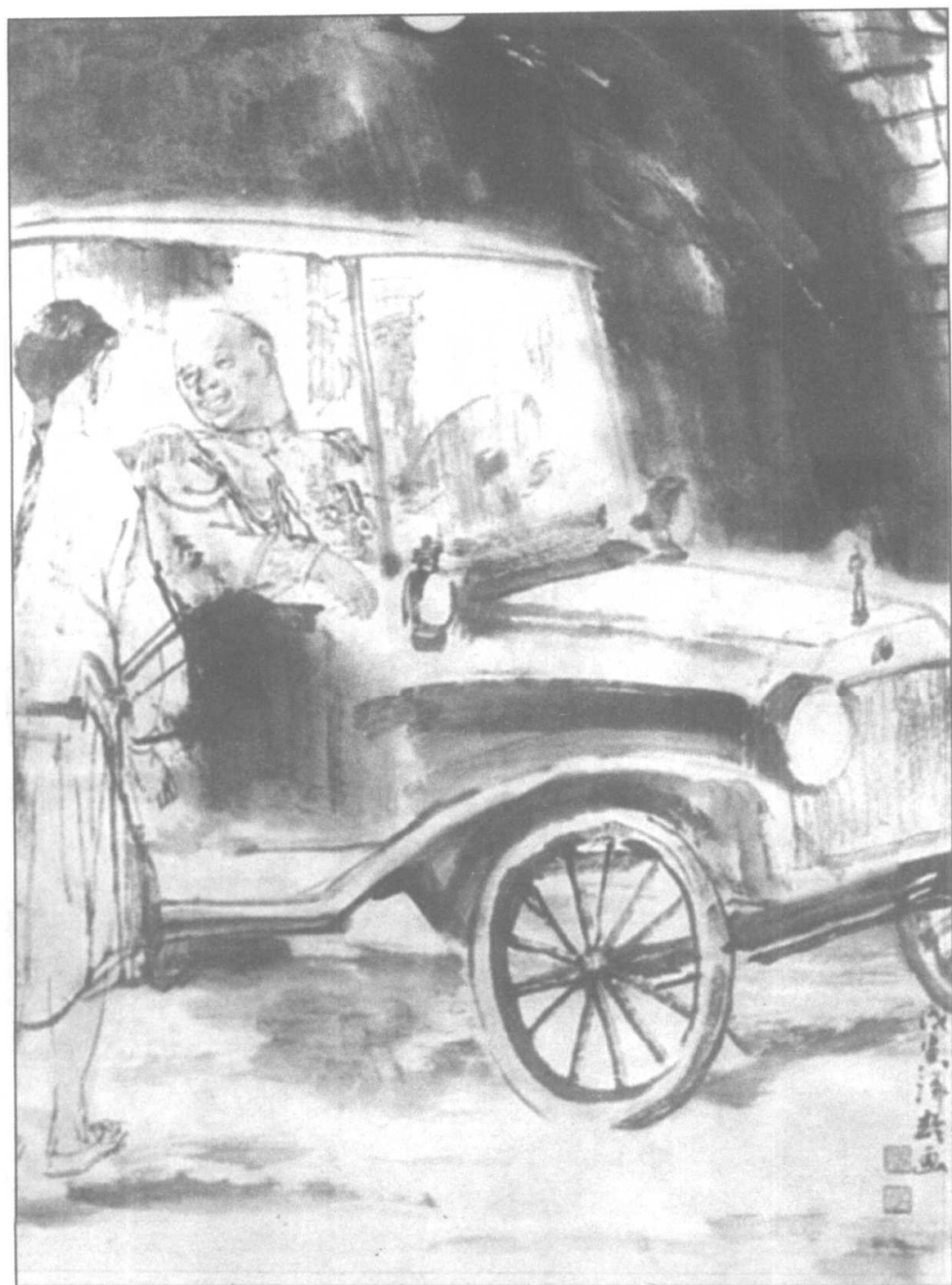
戊寅年杜洋軒畫古鏡小說插圖



戊寅年杜海龍書











内 容 提 要

作品描写的是清末民初，京城琉璃厂古玩老店翠云坊和冠云斋之间恩恩怨怨的故事。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京城大乱，但古玩业却越发兴隆起来。皇宫内的古玩、字画、奇珍异宝大量轶散，更有紫禁城的遗老及公公们由宫内携古玩、珍宝四散，有的为了生计将手中的宫内珍品随便廉价出售，如此一来让京内琉璃厂一带众多古玩店着实火了一把，翠云坊和冠云斋就是其中的两个老店铺。

翠云坊原是间“揉铺”（加工金银、玉器），后改做古玩生意，掌柜胡文能本分中透着精明，生意越做越火，可谓门庭若市。与翠云坊结有夙怨的冠云斋却门可罗雀，掌柜的周鹤顶生性贪婪且心狠手毒，为了扭转局面收买恶人设计将胡文能入套。古董这一行，一件好货能使你发家，一件假货可使你败家。胡文能惨淡经营大半生，一不留神不仅搭上了全部家当且负债累累，悔恨交加不久便驾鹤西去了。周鹤顶乘机预将翠云坊盘到手，同时霸占了胡文能之女胡支芳。胡文能大徒弟韩小翠目睹师傅惨死，与之青梅竹马的胡姑娘又被霸占，他痛心疾首决心向周鹤顶进行报复。他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从此卧薪尝胆，苦学技艺，拉拢、联合京内大古董商使自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待时机成熟时他用重金收买了当地军政要员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终于将周鹤顶置于了死地。

到此为止，翠云坊与冠云斋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总算有了了结，但两家老字号的古玩店已两败俱伤，从琉璃厂众多的古玩店中悄然销声匿迹了。作品叙述绘声绘色，情节环环相扣，读者不仅从中得到了娱乐，还能获取许多古玩知识，是一部很好读的作品。

翠云坊虽说在古玩行里没踢打出什么名堂，但它毕竟是在琉璃厂挂了上百年招牌的老字号。

要说翠云坊发家，还得说打少掌柜的胡文能这辈开始，这里边还有段蹊蹊的故事。原先，翠云坊并不做古玩生意，而是夹在琉璃厂里的一间“揉铺”，揉铺是嘛玩艺儿？说来也好懂，就是收买旧的金银细软，将首饰上镶嵌的珠钻宝石卖给珠宝玉器铺，包金包银则卖给金店首饰楼。当初胡文能可没这么体面和滋润，老掌柜的在店里坐镇，胡文能得整天泡在外头，肩上搭条白布袋子（叫“上马子”），走街串巷喝揉去，北京人管这叫“捋鼓的”。

一天，胡文能走到东单池子胡同，又累又饿，想靠着门洞儿歇歇乏，打打尖咽两口嚼谷，正巧打胡同南头来了个挑挑儿的胖子，卖“瞪眼食”的，那胖子脑门上顶一颗绿豆蝇大小的黑痞子慢不搭径地蹭过来，胡掌柜赶紧喊住他。那小子撂挑儿支了张马扎儿，问：掌柜的，要猪肉牛肉？胡文能说都要。伙计就撤去挑上边的档板，露出里边

两大盆油汪汪喷着热气的炖肉。”带干粮了没？”伙计抠了抠叫汗沤痒痒的痞子问。

“带着嘞！”少掌柜说话儿由兜里掏出块玉米饼子，那时他正三十郎当岁，血气方刚，正是要脸要面儿的当口，掏块玉米饼子总觉得寒碜。

胖子在档板上摆了个碗儿，眼瞅着胡文能甩开腮帮子把筷子抡起来一块接一块地吞肉，心里暗乐。边瞧着边捻着指头往海碗里丢着大子儿。胡文能一眼打上那大粗瓷碗，料定是稀罕物，可是没露声色，跟胖子混侃起买卖来：

“小哥，我在北京混了这些年，终究不知你这瞪眼食儿怎么个来历，您能叫咱长长见识吗？”

胖子也撇了张马扎儿坐在对过说：“您瞧没，沿街撑门脸挂幌儿的那叫‘馆子’，咱本儿小利薄走胡同挑挑儿的，这叫瞪眼食儿。这吃食只备炖肉，可不备主食，能吃上棒子面饽饽，就算穷人堆儿里的富主儿啦，想解馋又没钱咋办？就揣块饼子来吃‘瞪眼食’，玉米饼就炖肉，这又有个别号，（叫‘奴欺主’）。”

胡文能一听，险险把嘴里的嚼谷都乐喷了，没想到这犊个小吃食，到了京里人嘴里竟编排得那么地道。

胖伙计又往下白话：“怎么论起来叫瞪眼食呢，您瞅，您那里一筷子一箸子地往嘴里夹肉，我哪能记得清，我这盯着可不是可不是没出息，您那夹一块肉，我就往海碗里捏一大子儿，等吃完喽再算总账，这才叫‘瞪眼食’。”

胡掌柜哪有心听他白话，他心思全搁在面前这只盛老

钱的海碗上了，凭眼力胡文能一眼就瞧出这红蓝釉相间的瓷器正是价值不菲的窑变碗。

少掌柜的胡文能纳闷：怎么这么金贵的一件窑变碗会落到一个卖瞪眼食儿的手里呢？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想问，又怕打草惊蛇终是没敢开口。

胡文能尽量磨蹭时辰，一边再细瞧瞧这窑变碗，生怕没留神打了眼，一边又想招儿怎么便宜把这碗骗下来。

他肚子再大也有个撑的时候，见胖子呵喝乐地收拾起碗筷，心里嘎登一声，汗珠子都冒出来了。眼瞧着窑变碗被胖子收走，胡文能险一险没喊出口。

情急出巧计。胡少掌柜忽然眼神一亮，他一把攥住胖子的手腕，不慌不忙地打着马虎眼：

“小老哥，你这肉炖得可真香，我起小长这么大，就没尝过这么好的炖肉，我真想盛碗肉端回去给我那瘫在炕上的瞎爹尝尝，只可惜身边没家伙，想跟您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只海碗均给我盛肉，给你五个大子儿成吗？”

胖子不知行情，以为五个大子儿买个粗瓷碗还算多给呢，因为瓷器市儿上俩大子儿就能买个细瓷万字花碗。他便一口答应：“成，这海碗就归您啦。”说着要去盛肉。

真是无巧不成书，怎么这么寸，话音刚落，打北边儿晃悠悠走来一个挑挑儿卖细瓷活儿的，走到跟前儿，挑挑儿的把挑子撂下，叉着腰凑和过来，问：“二位掌柜的，要瓷碗瓷碟吗？”

胖子多了句嘴问：“怎么论？”

“海碗俩大子儿一个，饭碗仨大子儿俩，小食碟一大子儿一个。”

胖子见胡掌柜的无动于衷心里有点起疑，心想，这主儿，有俩大子儿的细瓷碗不要，偏多花五个大子儿买我的粗瓷碗？撑的！又一琢磨，不对，“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大手一按海碗，说：“得，掌柜的，我瞧出门道来，您是拣漏的，存心想收我的碗，这碗贵贱我不卖了。”

“那哪儿成，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既答应五个大子儿卖给我，怎么能反悔？”

胡文能急赤白脸地捋住胖子的胳膊，眼珠都快蹦出来了。

胖子见胡掌柜的熊样儿，心里有了底儿。他四平八稳地摆起肉头阵：“卖给你可以，但你必须明白地告诉我实话，这叫什么碗，到底值多少钱，怎么这么吊你胃口？”

胡文能少掌柜的见露馅瞒不住，就只得说了实话：“这叫窑变碗，值不多少钱的，顶多五十大子儿。”

胖子一拨弄脑袋：“没门儿，少说给我两吊，你拿走。”

胡文能知道他瞎撞砍冤大头呢，便斯斯文文说：“你也甭胡吡了，得着给你一吊，把那碗均给我吧。”

胖子一合计粗碗再值钱也卖不过一吊去，就一拍脑门，麻利儿地卖给了胡文能。

二

胡文能嘛买卖也顾不上做了，揣起碗就跑回翠云坊。到了琉璃厂翠云坊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老东家接过海碗，摆在八仙桌子上，眯缝起两眼仔细咂磨，边瞧边问儿子，这货怎么来的？你说这是什么？

少东家回答：这是窑变，花一吊钱由挑挑儿吆喝瞪眼食儿的那里掏换来的。

老东家胡林奕忽然跳起脚来破口大骂：

“放屁，这哪里是窑变，分明是北宋钧窑碗，小子，咱发财啦！”

少东家一听，眼泪好悬没掉下来，乐得五官在脸上乱跑，兴奋了半天才顾上问胡林奕：

“爹，这钧窑碗值多少钱？”

“价值连城，谁要打咱这讨换走这碗，少一万块不给。”

胡文能嘀嘀咕咕道：“爹，您先甭乐得太早，这是北宋钧窑吗？听说故宫文华殿里只藏着四件钧窑碗，民间流落的更是少之又少，哪就会落到咱爷俩手心儿里，再说瞧那